

达能增持蒙牛：乌龙事件后谋深耕

张旭 报道

2月12日，蒙牛与达能联合对外宣布，蒙牛向达能定向增发66%的股份，达能为此付出51.53亿港元，配售完成后，达能将持有蒙牛99%的股份，从而成为蒙牛第二大股东。

同时，通过对达能配股，中粮集团也将与Arla Foods、达能的合资公司整合在一起。资本高手中粮集团不断回笼资金的同时，也还牢牢掌控着蒙牛的控股权。

2013年三季度，达能旗下多美滋等奶粉品牌因为恒天然乌龙事件以及医务渠道违规事件曝光而遭受重创，从奶粉市场第一降到第四的位置。乳品业务在中国全线亏损，让达能谋求转型。

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去年与蒙牛合作后，达能低温酸奶销售情况明显好转。达能与蒙牛、中粮深化合作，为其奶粉重新发展赢得机会。不排除达能在中国的奶粉业务与蒙牛整合到一起的可能性。



Arla Foods(爱氏晨曦)将分别拥有蒙牛16.3%、99%及5.3%的股份，

去年5月份，中粮集团和蒙牛与达能达成合资协议，中粮和达能合作成立一家名为互达的合资公司，中粮同意向该合资公司转让蒙牛1.48亿股股份，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中粮将占股51%，达能占股49%。

当时，达能通过合资公司获得蒙牛4%，成为蒙牛的战略股东，并计划将来根据市场进展增持蒙牛的股份。同时，蒙牛与达能组建低温产品业务合资公司，蒙牛及达能将分别注入10家和两家子公司以成立合资控股公司，完成后分别持有合资公司80%和20%的股权。

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此次达能增持蒙牛股票，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增持，深化与蒙牛合作，加快达能中国低温产品市场开发。去年与蒙牛合作后，达能低温酸奶销售情况明显好转。二是与蒙牛、中粮深化合作，为其奶粉重新发展赢得机会。

借助这次配股，中粮集团也将其与达能、与Arla Foods的合资公司重组为一体。三方已同意重组股权，其合计31.5%的股权将由合资公司中粮乳业投资(COFCO

Dairy Investments)持有，代表三方股东的共同利益。

通过引进Arla Foods、达能，中粮集团在蒙牛的股份被稀释为16.3%，而通过控制中粮乳业投资公司其仍然是蒙牛的控股股东。

不过，在蒙牛不断引进外援的同时，蒙牛与竞争对手伊利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伊利销售额将超过500亿元，蒙牛只有约400亿元，他认为，引进太多外资企业对国内乳业不是好事。

蒙牛称，达能的战略性增持，意味着蒙牛正推进国际化进程，打造成全方位的乳品饮料企业，为未来利润率扩张，提供充足的空间。

达能绑定中粮

达能在入股蒙牛前，其在中国除了奶粉业务外，低温奶业务因为竞争激烈已经连续几年亏损。

王丁棉表示，在与蒙牛合资前，达能在中国有两个低温奶生产厂，一个是在北京的旧工厂改的，一个是在上海投资建

的，上海工厂产品因为遭遇光明乳业的激烈抵抗，双方大打价格战，结果连亏三年。

另一方面，中国乳业市场的诱惑让达能难以割舍。中国的乳制品行业近几年取得了巨大发展，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206.98亿美元发展到2013年的406.03亿美元，几乎扩大了一倍，并预计在未来五年还将继续获得发展。

但是去年下半年，发改委反垄断调查、恒天然曝出乌龙事件，以及随后有关媒体报道医务渠道违规等事件，让达能在中国的奶粉业务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据了解，多美滋去年销售额在40多亿元，且品牌声誉元气大伤，其乳品业务在中国市场陷入全线亏损。

2012年，达能的销售额超过200亿欧元，其中50%以上来自新兴市场。而中国市场则是重中之重。

宋亮表示，酸奶亏损，奶粉业务受到重创，以及持续对外资在中国市场的违法违规调查，再加上国内整合奶粉行业，扶植国产奶粉品牌的一系列事件，均让达能认为重振业务需要寻找坚实的合作伙伴。达能通过加强与中粮集团的联系，能为其在国内的业务拓展提供更多支持，特别是其陷入困境的奶粉业务。

一位国内奶粉品牌人士此前告诉记者：去年底，多美滋因为销售不力和亏损，出现大量裁员，裁员人数在40%，首先裁中高层，一个总监的成本要抵10个员工。

宋亮表示，随着与蒙牛合作的深入，达能在国内奶粉业务这一块，也有可能与蒙牛展开合作。

不过，该国内奶粉品牌人士表示，业界没听说这种说法，可能性很小。因为奶粉与液态奶运作有很大差距。蒙牛液态奶市场做得好，但是奶粉业务做得不好，雅士利并购过来也是独立运营。

他还表示，尽管去年三季度后多美滋受到重创，但是前三季度多美滋销售都很好，即使四季度销售很差，但是整个去年一年多美滋一直在国内奶粉市场排在前五的位置。

全球汇率操纵 私人俱乐部被曝光

王晓薇 报道

20分钟内暴涨0.57%，完成当月幅度最大一次上涨，但在随后一小时内又回吐了近三分之二的涨幅。

60秒的作案时间

伦敦时间下午4点之所以被确定为此次汇率操纵案的关键时间证据，正是因为全球外汇市场上普遍使用的汇率指数WM/Reuters的基准指数是由伦敦时间下午4点收盘时的价格决定的。

据WM/Reuters网站显示，该指数包括有158种货币。WM/Reuters基准指数每1小时对这些货币的汇率价格进行一次发布，对于常用以及流动量大的货币，例如欧元对美元、美元对加元等则为每30分钟一次。WM/Reuters基准指数的工作时间为悉尼时间的周一早上7点到伦敦时间周五的晚上8点，因此拥有超过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40%份额的伦敦外汇交易市场便成为了掌握全球汇市收盘价定夺大权的重要阵地。

WM/Reuters基准指数被许多企业和投资者视作基准利率，这一基准利率所能影响的范围包括社保基金和储蓄账户等高达5万亿美元的一个庞大市场。而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却正在被交易员们变成自己的一个私人俱乐部。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在伦敦某些交易员的电脑中有几个私人电子聊天室颇为神秘，在这些名为“卡特尔”、“盗贼俱乐部”的聊天室内，交易员们会收集和分享一些重要的客户的订单信息，并会对各自的交易顺序进行协调。这些看上去简单的对话在随后的外汇市场上便足以掀起巨大的波动。

在伦敦时间下午4点之前，作为做市商的银行大约都会得知当天所有的订单量，如果他们愿意，完全有机会在理想价位预先埋下自己的订单或是提前执行操作让市场交易价格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移动。而他们的“作案时间”时间仅为60秒。

WM/Reuters基准指数的定价是根据每次价格发布前的“60秒窗口期”所有交易的中间价格计算得出的(不常用的货币为发布前两分钟)，因此增加这一分钟的交易规模也成为交易员操纵收盘价的最好时机。

一名超过10年经验的交易员称，如果他下午4点之前收到客户一笔卖出10亿欧元的欧元/瑞郎指令，那么他可以进行两个操作：以最高价格卖出自己手中持有的欧元，并压低欧元/瑞郎的汇率，这样他可以在下午4点之后再以更低的价格从客户手中买入。这样他就能从基准汇率和他抛售欧元时的差价中获得更高利润，如果基准利率波动为2个基点，他将得到价值20万瑞郎的收益，有时月末短短60秒时间的操作获益将决定这些做市商一个月的胜败。

利益的驱使让越来越多的银行不惜以身试险。然而如此完美的一个作案时间对于监管者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英国央行的暗许

WM/Reuters基准指数创立于1994年，在2004年该指数将涵盖货币由最初的76种扩大至现在158种后，该指数所隐含的“灰色价值”随即激发了市场的兴趣。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多名任职于全球主要银行的交易员表示，在过去10年中这种“60秒交易”行为几乎每日都在不同的货币交易间发生，由于对交易员操纵汇价的影响力存在怀疑，该行为一直未引起监管者的重视。

然而，当全球央行同时启动印钞机后，这种“60秒交易”在过去两年同一时期内在多种货币汇率之间开始频繁出现，即使这样，作为全球外汇市场的主要监管方，英国央行还是忽视了这一变化。

9日最新消息显示，早在2012年英国央行的官员就可能已经得知了其外汇市场上的异动行为。2012年4月23日，一场会议在位于伦敦伍德大道巴黎银行驻伦敦办事处内召开。参加这场会议是伦敦外汇联合常务委员会下属的首席交易员小组成员，该小组既包括英国央行的官员，其首席货币交易员Martin Mallett和外汇部门的James O'Commor，也包括汇市主要做市商代表，花旗银行的交易员Rohan Ramchandani和瑞银集团的交易员Niall O'riordan等数十名交易员。这两名交易员目前均已经被所在银行解聘。其中Ramchandani还是著名聊天室“盗贼俱乐部”的成员。

据一名参会人员透露，在该会议上曾对外汇市场的操纵行为有过约15分钟的讨论，有交易员向英国央行官员通报了市场上共享和收集客户订单的普遍做法，央行官员对此表示默许。

在此次会议讨论过后18个月，英国金融市场监管局(FCA)才正式对此展开调查。

目前，英国央行和FCA均拒绝对此作出评论。不过在英国央行所公布的四月会议记录中并没有显示关于汇率基准价有可能被操纵的讨论。

此前，英国央行在Libor操纵案中的放任行为已经使得这一国际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公信力大大受损，如果汇率操纵最终定案，英国金融中心的光环将变得更为晦暗。据1月末伦敦外汇联合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大半年报显示，从2013年4月到10月，世界最大外汇交易中心英国的外汇交易量已经下滑了12%。

中国平安 冠名中超漩涡

安卓 报道

2月12日早间，一篇“中国平安冠名中超被曝存黑幕”信息在网上流传，这是一篇群发到媒体邮箱的匿名举报信，其中直指平安在取得冠名权的过程中存在黑箱操作，并重点强调足协和中超公司不选择由华视传媒推荐并出价最高的同洲电子(002052SZ)已经涉嫌严重违约和违法。

总结来看，该匿名信主要表达了三点意思：一、尽管IMG(国际管理集团)与中超签署了冠名总代理协议，但足协和中超公司并没有选择IMG和华视传媒推荐并出价最高的同洲电子。

二、平安集团聘请了原申花和中超的总经理翟昉担任中介，该人士起到了游说的作用。

三、节前中超总经理刘卫东突然蹊跷辞职，节后上班第一天，刘卫东又离奇复职，还在与平安的合作谈判中明示手下人员大幅让步。

尽管在上述三条中，匿名信均暗示中国平安存在黑箱操作，但并未拿出确凿的证据进行佐证。其中，关于第一条，记者了解到平安确实是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得标。

公开信息显示：此次冠名的竞标过程异常激烈，仅前期意向企业就多达10余家，参与谈判的企业有5家，后期入围企业还剩4家，其中某知名电子企业仅单季冠名赞助就高达1.7亿，而一家国际车企的报价也远高于平安。

其中，出价1.7亿元的某知名电子企业或将是同洲电子，对此，同洲电子和华视传媒均表示不方便透露金额。

而关于第二条，据了解，翟昉是北京体育之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足球董事，他此前曾担任上海申花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以及中超公司第一任总经理。据了解，此次平安冠名权的谈判，确实是由该公司作为代理。

该匿名信爆出之后，涉事各方也急忙撇清关系，中国平安方面对本报表示，其合法合规地参与了竞标，对举报信不予评论。

中超公司总经理刘卫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有竞争，就会有相关的利益方受损失，这种言论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媒体相信中超公司的管理。

由于该匿名信中重点强调了同洲电子出价高于中国平安，所以，在该匿名信传播的过程中，不少关于匿名信来源的猜测也指向了同洲电子，对此，本报致电同洲电子，其媒体负责人表示，“首先这封信肯定不是我们发出来的，其次是我们不方便回应其中的细节。”

“我们也是早上看到了这条信息，很突然，我们也不方便揣测什么，现在还不方便回应。”同洲电子的代理方华视传媒说。

阿斯顿·马丁召回罗生门

唐柳杨 李溯婉 报道

“大家似乎对阿斯顿·马丁和深圳科翔模具公司(下称“深圳科翔”)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2月11日夜，阿斯顿·马丁中国向记者发送了一份关于召回事件的“事实补充”邮件。

这份说明中，阿斯顿·马丁中国表示深圳科翔是其三级供应商，为阿斯顿·马丁生产油门踏板臂，供货时间从2013年4月起。阿斯顿·马丁中国强调，并未指责深圳科翔有意造假。

吊诡的是，2月12日记者再次致电深圳科翔负责人张志昂时，他仍在极力否认与阿斯顿·马丁存在供货关系。事情进展由此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记者在梳理阿斯顿·马丁脚踏板供应链关系时发现，其二级供应商香港Fast Forward Tooling(下称“FFT”)是一家专做转单生意的中间商，行业内一位人士称，FFT更像一家“皮包公司”。

阿斯顿·马丁脚踏板供应商“罗生门”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深圳科翔喊冤

2月上旬，英国超级跑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宣布，由于发现中国分包商在提供给该公司的零件中使用假冒塑料，将召回近18万辆跑车。本次召回的汽车大约占该公司2008年以来总产量的75%。

阿斯顿·马丁在报告中公布了中国这家公司的名字Shenzhen KeXiang Mould Tool Co Limited，地址与深圳科翔一致。阿斯顿·马丁称，深圳科翔是其三级供应商。阿斯顿·马丁油门踏板的一级供应商是英国公司Precision Varco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称“PVI”)，二级供应商是来自香港的FFT，再转包给深圳科翔负责生产油门踏板臂，但深圳科翔并未使用规定的杜邦品牌原材料，而是使用东莞合成塑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杜邦仿冒品。

深圳科翔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但张志昂对此坚决否认。他给出的理由是，深圳科翔只是一家有几十名员工、年营业额100万~200万元的小工

厂，“不可能傍上阿斯顿·马丁这个豪门”。

张志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的公司与香港FFT公司以及东莞合成塑料有限公司完全没有业务往来，而该公司也并没有通过TS16949的汽车行业相关认证。

“阿斯顿·马丁事先并没有与我们接触过，无缘无故把我们卷入这场风波中，背上抹黑中国制造业的罪名。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已与阿斯顿·马丁交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张志昂说，该公司正在核查历年的交易记录，逐个排查与阿斯顿·马丁存在合作的可能性，相信事情很快会水落石出。

深圳科翔为阿斯顿·马丁召回肇事供应商消息被曝光后，深圳当地质检等部门对该公司发起调查。11日上午，深圳宝安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福永街道办对深圳科翔进行经营状况的检查。

张志昂对记者表示，该公司正常经营已被这场风波打乱，工厂处于停歇状态，原先几十名工人，闻风后纷纷辞职或直接走掉，现只剩下三四名工人，而客户也因这次风波对深圳科翔“心存芥蒂”，未敢下订。他这几天马不停蹄，一边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调查，一边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一边还要去拜访客户。

“皮包公司”浮现

阿斯顿·马丁中国并未直接对张志昂的否认作出回应，但在其公告中，阿斯顿·马丁明确无误地表示与深圳科翔存在间接合作关系，并解释了油门踏板臂的采购过程。

“深圳科翔与阿斯顿·马丁之间没有直接合同关系。阿斯顿·马丁与负责油门踏板总成的一级供应商PVI之间有合同关系。”阿斯顿·马丁中国在邮件中解释说，PVI将油门踏板臂的制造转包给它的供应商—香港FFT，FFT将油门踏板的模制转包给了深圳科翔，深圳科翔为阿斯顿·马丁模制油门踏板臂开始于2013年4月。

阿斯顿·马丁对产品自查发现，只有2013年10月4日到2013年12月31日之间制造的765辆车上的油门踏板臂使用了假冒杜邦材料制造，从而

追溯到深圳科翔及东莞一家名为Synthetic Plastic Raw Material Co Ltd的公司。

阿斯顿·马丁同时强调，之所以召回从2007年11月到2013年12月间生产的17590辆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这些车都装有缺陷的油门踏板臂，而是为了确保质量。

记者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和欧洲网站查询到，FFT于200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中文名称为泊安模具和制品有限公司，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深圳宝安区创业一路宏发中心4号楼917号。另一个地址在英国，为莱斯特郡博达山获嘉道雪松苑B单元。FFT注册资本仅有1万港元，董事为英国籍，姓名为Hutchinson Paul Andrew。

深圳当地一家媒体前往FFT宝安区地址探访时发现，该地址没有任何公司标志，“门上贴着对联，但大门紧闭。记者多次敲门，没有人应答”。

在欧洲一个网站上，FFT的自我公司描述使其身份呼之欲出—FFT通过在中国的模具制造商和材料商合作伙伴，提供模具和塑胶模制零件等产品，所有源自中国的模具支持英国工具制造设施。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FFT虽然名称是模具和制品公司，但实际上并不从事模具生产，而是通过深圳的雇员在当地采购，做港口贸易；公司总人数仅有十多人。

由此来看，FFT更像一家做中间贸易的皮包公司，通过上下游赚取差价。此外，如果深圳科翔确为阿斯顿·马丁供货商，那么一家没有获得TS16949认证的小工厂，何以进入超级跑车公司阿斯顿·马丁的全球供应链，更加值得推敲。

一家材料公司汽车业务部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油门踏板断裂的情况在汽车界极其罕见，此前油门踏板主要使用金属，而近年来，随着汽车越来越追求轻量化以及速度，油门踏板普遍用塑料替代金属。“油门踏板对阿斯顿·马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零部件，跑车对油门踏板性能质量要求比普通汽车高多了。阿斯顿·马丁在这方面需要承担一定责任，而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中国企业。”该人士说。